

阅读文学精品·聆听智者之音



查布 大草甸子上的鹰

苏子◎著

下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阅读文学精品·聆听智者之音



查布 大草甸子上的鹰

苏子◎著

下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查布大草甸子上的鹰/苏子著. —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10. 5

ISBN 978-7-227-03833-7

I. 查... II. 苏... III. ①中国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06170 号

查布大草甸子上的鹰 (下)

苏 子 著

责任编辑 屠学农
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
网 址 www.nxcbn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
开 本 710mm×960mm 1/16
印 张 30
字 数 385 千
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27-03833-7
定 价 59.80 元 (上、下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第一辑(续)

干涸的河床	(1)
赶马车的迪迦勒吉	(24)
一嘴狗毛	(48)

第二辑

无奈今霄	(77)
好好生活	(85)
美女如云	(94)
在塬之上	(108)
皮子客	(119)
荒 坟	(129)
山雀雀又叫起来	(143)
杂耍儿	(161)
知识青年下乡来	(171)
梦 春	(184)

查布 大草甸子上的 **鹰**

索索人生	(191)
往事钩沉	(203)
到温泉去	(206)
我本善良	(220)

干涸的河床

这是一个沉闷抑郁的秋天，这个秋天注定要发生一些什么事情。早些时日，一场罕见的龙卷风，就从村子的当间刮过，有两家的屋顶被揭了下来，撂在了一边；龙卷风刮倒了几间圈棚，砸死了两头大牲畜，又拔起了几棵百年大树。有一辆毛驴车，被扔在了一棵大树叉上，费老劲也取不下来。龙卷风一路吼着，像一个大扫帚，把村庄扫个七零八落。

事情发生在这样一个秋天的某个早上。这个早晨本来就有点怪，空气像是凝固了，凝固的像是没有一丝丝声音，让人觉得，这个世界，是那么的 not 真实。马三虎早晨起来，迷迷糊糊地把手往婆姨的被窝里伸去，这一伸却让他吃了一惊，因为婆姨的被窝是空的，而且没有了一丝半点的温暖气息。马三虎先是有点儿惊慌，后来也就平静下来。这几天，马三虎正和婆姨祖布黛闹着矛盾，马三虎是一肚子的憋屈，一肚子的怨气，却又无处发泄。所以，婆姨出走的事情，他也就没有完全往心上去。

马三虎愣愣呆呆了一个早上，他一直在想着昨晚上做的一个梦，那个梦也怪怪的。在梦里，他骑着一辆自行车，自行车把上挂着一只竹篮子。他正自悠闲地骑着，突然身后窜过来一个人，那人也骑着一辆自行车，而且是极快的，经他身边过时，那人一下就把他车上挂着的那个竹篮子给抢走了。那人哈哈地笑着，笑的把马三虎给惊醒了。

马三虎的婆姨就是在这个早上离家出走的。马三虎真的没有往心上放，反而被那个梦，给搞得心慌意乱，坐卧不安。日影子西斜下去，当太阳呱呱坠入西边那座山包后边，祖布黛依然不见踪影，马三虎似乎还是没有从那噩梦中解脱出来，以至于祖布黛的离家出走，好像是完完全

全与他无关的事情。

而村子里的人们，他们自然也不知道，就是从这个早上，那个活生生的祖布黛，将从这个村子里彻底消失。

没有人去注意祖布黛的离家出走，他们正被村子里近些天发生的那些事情，给搅闹的心绪不宁，所以也就很容易地忽略祖布黛不在他们身边这一事实。这么一桩大事，竟就这么轻易地被他们给忽略了。当然，就是有人注意到祖布黛不在村子里，那么，祖布黛是不是回了娘家，走了亲戚家？不过，两个月前发生的那桩事情，那桩绯闻，很长时间以来，到是人们茶余饭后的新闻话题。人们惊讶的是，这两个月来，祖布黛超乎寻常的那种安静、平静，这倒让那些抱着要看一场好戏的心理的人，竟觉得有些索然无味。

事实上，祖布黛确实是离家出走了。这件事情，一直到了第四天，也就是马三虎终于要到祖布黛的娘家去找一找之后，才真的有了分晓。其实祖布黛的娘家，离着马三虎的家，并不是很远的，骑自行车，走不上一个多小时的路程，就到了。祖布黛的家人自然很是吃惊，因为人毕竟是走失四天了。马三虎这个蔫人，人走失四天了才想起来找人，就都把他一通怪罪。祖布黛的父亲，最后还是把怨气发泄到女儿的身上：“做下那样丢脸的事情，死了活该！”祖布黛的母亲，泪眼巴嚓的，女儿毕竟是她的一块心头肉，她哭哭啼啼地说，要是女儿有个三长两短，那么她也就不活了。

这样，祖布黛离家出走的事，就在村子里传开了。有人预感到了不祥。这样一件大事，也惊动了村长努哈，在寻找祖布黛未果的第三天，村长终于决定，要将祖布黛失踪这件事情，向乡派出所做一个反映。

第二天，派出所的，祖布黛的娘家，都来了人。马三虎蔫头塌脑地被叫到了村部，牛公安审贼样盯着马三虎，问他最近有没有打老婆，打的轻重。然而马三虎坐在那里，脸鼓成个菜包子，嘟嘟囔囔地只说着一句话：“她死了活该，死了活该。”牛公安就觉着案情重大，说不定就是一起杀人重案。他哗啦一声掏出了铐子，就要把马三虎铐了带上走。努哈村长却站起身来，说事情还没有搞清楚，人是不能带的，等事情搞清

楚了再说。

祖布黛不见了，人们很自然的，就想起了村边的那一条小河。这条小河，其实是黄河分支出来的一条小河。黄河涨水的时候，小河是流动着的，然而到了涸水期，河里的水就变成了死水，很清很静。这条小河，灌溉着村子里的大片土地，也曾溺死过几个冤魂死鬼。村长隐隐感到，似乎有些不妙，他动员大家沿着河岔子寻找，又让那些有渔具的，带上渔网来。于是，一张张渔网，哗啦啦地撒向河岔子里，又把小鱼小虾给拖上来。

发现祖布黛的尸体，是第二天中午的事情。中午的时候，张二把那渔网哗地撒下去，慢慢地收着网。收着收着，就感到渔网是很沉很沉的了。张二心咚咚直跳，招呼人过来，一起帮着把网拉上来。拉上来的网，泥水往下淌着，祖布黛的尸体，就被裹在网里。祖布黛的尸体已经被水泡的肿胀了，裤腿已被绷裂开来，露出白皙的肉；从她的口里鼻里，还往外流着水，人已是面目全非。唯一没有变化的，是她那一头长长的、黑黑的头发。这头发曾经在她的后脑飘荡，让多少男人心荡神驰，现在，却静静地，没了活力。那么一个鲜鲜活活的生命，瞬间就这样的死去了，死的多少有些让人惋惜。有人就偷偷地流下泪来。更多的人，是把怨愤撒向了豪散，他们诅咒着，漫骂着，是他，把一朵娇娇嫩嫩的鲜花，给摧毁了。

豪散的家，离着祖布黛的家，其实不算很远的，只是隔了两排住屋而已，所以，祖布黛的离家出走，当天就有消息传到了豪散的媳妇麦丽燕的耳朵。麦丽燕把这一消息告诉豪散的时候，她的心情，其实是挺复杂的。豪散听了，脸变的蜡黄。他愣愣呆呆的，看着一阵小旋风，飒啦啦地从院落掠过。这个秋天雨水少，总是刮风。小旋风也是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，把院落的一只塑料袋子，一下子就卷到天上去了。

豪散眼睛有些发黑，他的思维，好像随着这一只塑料袋的飘走而消失了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祖布黛走了，两个多月来心里头一直盘存着的那个可怕的阴影，终于变成了现实。整个下午，豪散就像失了魂一样，

查布大草甸子上的鹰

就那么愣愣呆呆着。

然而，事情的发生，这只是一个开始。第二天，当祖布黛的尸体被人们从那条小河水里打捞上来的时候，豪散的头顶，像是响了一声炸雷。人们纷纷朝发案的地点涌去，也有人，他们从豪散家门前跑过时，对失魂落魄地站在那里的豪散，狠狠地剜上两眼。

小河弯里，人们嘈嘈杂杂。马三虎那个蔫人，看到婆姨被打捞上来，竟哇地嚎哭开来，那哭声，像锥子一样，刺痛了所有人的耳鼓。

祖布黛的尸体被打捞上来后，按照本地的习俗，打个土坟，当天入土了事。可是祖布黛不是正常的死亡，人们就七嘴八舌，各说着各的主意。马家有几个人，干脆就说，把祖布黛的尸体，就往他豪散家里一放，看他豪散咋办？几个愣头青经不住煽动，咋咋呼呼地就动做起来。于是，祖布黛的尸体，就被一伙人拥着，往豪散家去了。

有个半大小子，以前曾得到过豪散的照应，就偷偷地跑过来，把这一消息告诉了豪散和他的妻子。豪散傻了一样，麦丽燕也慌了。情急中想到村子里还有豪散的几个本家，就匆匆地，把这一消息，转告给了他们。

于是，当马家那几个愣头青，簇拥着祖布黛的尸体来到豪散家时，豪散的那几个家人，也前呼后拥着来了。

他们这几个本家，他们对豪散的怨愤，是不言而喻的。豪散做出那样的事情，这简直是丢了他们的人，这甚至比他们自己丢了人还让他们难以接受。豪散毕竟是豪散，豪散不同于其他人，豪散是个诗人，而他们则是大字识不了一筐的粗人。曾几何时，他们还还为有豪散这样的亲戚而感到自豪、感到骄傲。他们怎能想到，豪散会做出那样的丑事。一个知书达理的人做出那样的丑事，便是猪狗不如。但是，不看豪散的面，也得为麦丽燕和那个孩子着想，哪能看着自家人吃上亏，有不管的道理？于是他们就都来了，挡在了门前。

这不是一场械斗的架势么？

如果不是村长努哈的及时出现，这场械斗，准定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的。村长出现的正是时候，他往那伙人当间一站，两手叉腰，虎着脸，

高声断喝：“看你们谁胆大的，敢先动手？”

那些人，便就一个错愕。马家有人说：“村长，这事情不能就这么完。”

村长恶了声说：“死一个你们还嫌不够，还想多死几个？”

那人还抹不下面子：“总得，总得有个说法吧？”

“说法？怎的个说法？这件事情，你们马家就没有责任？你们马家公公小叔子合着伙儿地去捉奸，又把人家绑在屋外，这本身就是侵犯人身自由，是违法的事情。”

“哈哈，照你这么说法，我们自家的事情，我们自己就不要管了？”

“就是么。况且，祖布黛是做下那样的丑事。”

“那这件事情，我们就不管了，谁爱管，谁就管去”

那些人嚷嚷着，他们终于给自己找个台阶下，撂下祖布黛，抬脚走了，也给村长，撂下一个难题。

事件的发生，豪散都看在眼里。他呆站着。他其实并不在意自己会被怎样，他更关心的是祖布黛将会被怎样。祖布黛，她就被撂在那辆小胶车上，身上裹着的那个红红的毯子，在秋日下是那么的鲜艳醒目。豪散真想扑过去，抱着车上的祖布黛，放声痛哭。但是他没有扑过去，他不能扑过去，他只是被深深刺痛着，呆呆站着，悄悄流着泪。

祖布黛的车旁，还站着一个人，那是祖布黛的小叔子、马三虎的亲弟弟马苏羔。他呆站着，他真没有想到，事情一直发展下去，会成今天这种样子，这使他想起来都有些后怕。而在两个月前，当他终于发现自己的亲嫂子，竟然和豪散有着那样一层关系，他的那股怒火，是不可名状的。他和父亲把豪散堵在嫂子屋里，只是想替哥哥出一口恶气，根本想不到，直接的后果，却是出了一条人命。

马苏羔终于发现嫂子和豪散有着那样一层关系，是在三个月前的一个晚上。

那个晚上，他肩着锹去给农田灌水。月色下他挖开自家的农田口子，在地里蹲了一会儿，听水汩汩地流进地里。后来，他就往嫂子的地里走。

查布 大草甸子上的鹰

哥哥在外地打工，那几亩地就撂给嫂子一个人耕种。哥哥是个蔫人，家里的事，全凭嫂子说了算。在他的印象里，嫂子没有什么不好：能干、贤惠，是许多农家羡慕的好媳妇。

可是那个晚上，他对嫂子的印象全变了。

当他走到嫂子的田边时，他听到，嫂子在和一个人说着话。

嫂子说：“这几天，咋不见你个鬼影？”

“不知咋地，这几天，我眼皮子老跳，像是要发生什么事情。”那男的，分明是豪散的声音。

“做贼心虚！”嫂子笑着。

“你……取笑我。”

“我哪里敢……”

“亲亲……吓……”

“你得给我买条红围巾。”

“买围巾干啥？我是说，你不戴围巾才漂亮。”

“你不要管，反正，你得给我买一条红围巾。”

马苏羔像是做了一场噩梦。他愤怒着，却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一不小心，身边的玉米叶子被他碰的嚓啦一响，那边就彻底沉寂了。

当天夜里，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父亲。

马木旦吃了一惊，虎着脸说：“胡吡！”他不相信儿媳会是那样的人。

可是，小儿子的话，大约也不是空穴来风。马木旦犹豫着。

他对大儿子那屋，还是留了个心眼。

终于发现儿媳妇有那样的丑事，是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。那个晚上，一个人影溜进儿子那屋，不久，灯灭了。

马木旦被震怒着，血往上涌。

他们祖祖辈辈，都是安分守己的人家，没有过让人指指戳戳的肮脏事情。因此，这件事情，就是一件天大的事情。

他叫起炕上的小儿子，往大儿子那屋奔去。

于是，那一起惊动乡邻的捉奸事件，就很自然地发生了。

那天……豪散……他本来是不打算去祖布黛家的，可是后来，他竟

一阵一阵的莫名其妙的心慌，鬼使神差般，又踏上那条小道。

唯一的理由是，他想和祖布黛分手了。

他真是该痛下决心，和祖布黛分手了。

事实上，同住在一个村子里，这样的事情，要想隐瞒住妻子，大约也是不可能的。妻子已经隐隐约约地感到了一些什么，暗地似乎也对他有了一些防范。他背叛了妻子，伤害了她，对马三虎这个家庭，更是有种深深的负罪感。

但是，结束这种关系，离开祖布黛，也是一件揪心窝子的事。

这使他进退两难。

面对着祖布黛，他更是张不开口。

“你，有心事么？”祖布黛假在他的身旁，摩挲着他的那只手，望着他。

“没……”豪散低着头，不敢看他。

“有啥事，你就说出来，我又不是外人”

他张了张口，差不多就要说出来了。可他毕竟还是没有说。

“先前，我们俩，可是想说啥，就说啥的。”

“我……忘了给你买一条红围巾。”

“你怎么忘了？”

“我……就是忘了”

“你心里，就记不住个我！”

.....

后来，灯还是灭了。

还没有什么大的动作，那屋子的门，就被擂的啪啪直响。两个人被惊的，像是冬日里掉进冰窟窿又被拉上来的小狗，瑟瑟地抖做一团。黑暗中摸索着穿衣服，后来豪散才发现，他的裤子完全穿反了，衣服也扣错了扣子。

门还被擂的响着，他们还是慌乱着。祖布黛终于稍稍稳住了神，她悄悄对豪散说“你在门后藏了，我一开门，你就往出跑。”

门被打开后，马木旦父子一拥而入。祖布黛用肩膀把两人往一边一

查布 大草甸子上的鹰

扛，豪散借着那个空当，一溜烟钻出去，消失在夜幕里了。

马木旦惊愕着、震怒着，他抬手就给了她一耳光。

接下来，事情就是相当的糟糕——马木旦让马苏羔把祖布黛衣服扒了，绑到屋外喂小咬。

马苏羔犹豫着，最后还是那样做了。

有些过火，但事实就是如此。

这件事情，很快就被马家的几个本家知道了。后来，村长也知道了。村长，那毕竟是村长，经见过世面的人，一听，惊讶的不得了：“哎呀，马木旦，你真混，这事，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哩”

马木旦，他还是被怒火充斥着，他说：“这种女人，千刀万剐了才是。”

睡在炕上的祖布黛的儿子，才五岁的小尤奴，被人们的嘈杂惊醒后，看着这一景况，“哇”一声嚎哭开来。

事实上，在当天夜里，消息就传遍了半个村子，第二天，邻村的许多人都知道了。

这真是……很要好的一件新闻，比那场龙卷风，还要让一些人激奋、鼓舞。这两个罪人，他们究竟是怎么勾搭上的，哪年哪月勾搭上的，睡过几次？哈哈，这个豪散，还真没看出。也有人怀疑祖布黛的那儿子，是不是就是马三虎的种——许多人，他们一定是这么想的。他们的好奇与兴奋，明显就写在他们的脸上。

也有一些人，猜测着还没有发生、但应该或许是还要发生的——那样的事情，也应该是挺刺激的一件事罢！

然而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一切都出乎人的意料，显得很平静。特别是祖布黛的一味沉默，很是伤了许多人的胃口。而豪散的妻子麦丽燕，也是一付风平浪静的样子，这也让他们大失所望。

总要发生一点什么吧，这世界。

当然，即使是这样，即使是不再发生一些什么，人们对豪散的怨恨，也是显而易见的。

就连本家的亲戚，也不能原谅他。他们无疑觉着，是他丢了他们的人，这甚至比他们自己丢了人还让他们无法忍受。因为豪散毕竟是豪散，豪散不同于其他人，豪散是诗人。他们这些斗大的字识不得一筐的人，曾几何时，豪散是他们的自豪与骄傲。现在，他们却羞于与他为伍。

一个有文化、有知识的人做出如此勾当，那还与猪狗，有什么两样。

关于过去的记忆，在豪散的脑海里，都已经变成了幸福的、痛苦的、不堪回首的往事了。马三虎把祖布黛娶过门的头两年，豪散并没有对祖布黛过多的留意。这都是两个平平常常的家庭，各自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。同住在一个村上，你来我往，倒是常有的。祖布黛个头不算太高，长的很秀气，念过两年的书——在乡间，只念过两年书的女子，总还是有的，不是什么稀奇事情。豪散也曾对祖布黛多望过两眼，祖布黛那长相，比豪散的媳妇要标致的多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。但是那些年，豪散总还没有动过什么非分的念头。那时候，他真得很清高，一些非分的念头，在他看来，都是污浊的、肮脏的。

马三虎，蔫人一个，一碾子上去，也碾不出个屁来。所以家里的事情，就让祖布黛操透了心。众人眼里，祖布黛是个能拿得起、放得下的人，一个女人到了这份儿上，是挺让人称道的。当然，也有一些事情，她也拿不准，就去找豪散给参谋参谋，祖布黛认为，豪散，是个有主见、懂道理的文化人。

豪散的诗歌在全国大赛上拿了大奖，这在乡间，差不多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。人们惊讶的是，那么两篇文字，就值上两千块钱，而他们辛辛苦苦劳作一年，也不过如此。这就使他们羡慕到多多少少要有些嫉妒了。

祖布黛，她更是把豪散稀奇的，他一来她家，她就缠着他，让他给她念念他的诗。“你那屎，咋就那么值钱？”因为方言的缘故，她总是把诗叫“屎”，把他称做“屎人”。她文化水平低，识不得几个字，好多词意，她也理解不透。但是她的兴奋，是深深地感染着豪散的，他同样激奋着，抑扬顿挫地，朗诵起他的那首诗、那首曾轰动乡野的《鄂尔多斯台地母亲及其他》：

查布大草甸子上的鹰

“做一架心的梯子蹬天的梯子/让我登上鄂尔多斯台地/去欣赏裹着白云的羊群和/在线砣砣上打秋千的牧羊姑娘……”豪散简直有些把持不住了，一个也许根本不懂什么叫诗歌的女子，竟这么痴情地、专注地听他朗诵自己的诗歌，那神情，仿佛生怕漏去了一个字，这使他心潮澎湃，找到知音一般。于是，他继续念道：“毡包包上的烟囱里冒出的马头琴声/让草丛中的一只野兔竖起耳朵/聆听那美妙的旋律是/一千年一万年马蹄的塌塌声和着/一千亩一万亩的绿草相伴的/和音……”

祖布黛确实是极认真地听着，她突然之间才发现，原来这个世界上，还有如此美妙的东西。美妙的不单单是诗歌本身。这样一首美妙的诗歌，让豪散那一副清清亮亮的嗓子给声情并茂地朗诵出来，就有了一股穿透时空般的美妙。而她的生活中，似乎缺少的，就是这样的因子——劳动、结婚、相夫教子，这都是命运早已经安排好了的。日复一日，有些事情，机械的已经让她有些麻木了。

她盯着豪散那张富有活力的脸盘，这脸盘，也让她浮想联翩。

后来，一个偶然，却使豪散和祖布黛的关系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。

那是一个命运注定了的下午，一切美好的或惨痛的事情，就从那个下午开始了。

那个下午，豪散拉了自己那只奶山羊，到村头的那条小河边去放牧。那里，有一片白杨林，羊一来到这里，就低了头直个劲地吃，林间生长着的那些草——青草、稗草、芦草、苦苦菜等，都那么鲜嫩、美味，真是合了它的胃口。

河里的水，是静极了的，也清凉透顶。望着这一泓静水，望着那倒映的树木、白云，以及那河里游着的几条小鱼，豪散凭生出许多诗意来。

一首美妙的曲子，竟又袅绕着飘过来。一个女人的声音，虽然轻微的，但却幽婉，像淙淙溪流，把人带入了诗情画意之中。

“一对对鸽子房梁上落，公鸽么偎着个母鸽……”

豪散拨开草丛悄悄地往前走，寻找歌声的起源。一个女人洗澡的画面，映入眼帘。豪散呆在了那里。

那竟是祖布黛。

她……显然没有发现豪散。她低着头，在认真地搓洗着秀发，洗的忘情，歌声也就随意漫出来：（哎呀啊——）漫个花呀花儿哟天宫里借（呀）一把（哟）金梳子（呀）（哎哟——）龙宫（里呀）要一把银打的篦子摘下（个）月亮（者也）当镜子阿哥的个憨敦敦（呀）就给（呀）尕妹妹（个）梳（个）辫子（呀）肝花儿连着（个哦）心系子阿哥的个憨敦敦（呀）我（呀）俩好上一辈子（哎嗨哟——）好上一辈子（哎哟呀）

啊……这分明是乡村女子的诗歌，悠扬、婉转。那天，还有一个情景，几乎是定格在豪散的脑海：当祖布黛抬起头来，一瞬间，那头发从她手中滑落，瀑布般四散开来。豪散惊呆了，那头秀发，分明也是一首诗。他惊讶造物主的造化，也责怪自己粗心，这一头秀发，在过去的岁月里，他竟然把它忽略了。

他情不自禁地喝一声好，为歌声，也为这秀发。

发现他，祖布黛惊的用手护住双乳，将身子没进水中。

豪散依然呆站着，这秀发、这歌声，都勾起了他记忆的碎片，一个人的形象，也斑驳的像是水中的影子，在他的脑海里逐渐漾开来。

在豪散的生活中，注定了要有这么一个人，要在他的心中，撞击出一些什么，留下些什么，也带走一些什么。这个能够引起他感伤的人，是个叫丫子的姑娘。

她是他的初恋。

三岁上，他们就在一起玩耍。“和泥巴，打蛋子，梳头发，编辫子，摘辣椒，穿串子。美国佬，大鼻子，要拿中国辣串子。妈妈说，割鼻子，美国佬，捂鼻子，哎哟我的大鼻子——”他们一块儿唱着那时的儿歌。

不知不觉中，他们已经长大了。

十七岁，豪散，他和丫子，他们双双读完高中，回到家乡。他已经是家中一个顶壮的劳力了

那个春天姗姗来迟。当黄河里的凌汛随着暖暖的春意悄悄溶化之后，地上的小草，也吐露出嫩芽。一个下午，豪散，他约了丫子，他觉得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语，必须要告诉她了。他喜欢她。而明天，因为窘迫

查布 大草甸子上的鹰

的家境，他就要随那些民工出外打工了。

丫子来了，披着那头很好看的秀发。

小河里的水，静静流着，波光粼粼。他们轻轻地踩踏岸边的小草，后来，找块幽静的地方坐了。

两只小鸟，就在他们不远处叽叽啾啾。

丫子的头发，从右侧的肩头耷拉下来，没过她浑圆的肩头。当风吹来的时候，有那么一绺，竟浮在了水中。

豪散弯下腰，掬着两手，捧起水中那一丝长发。水在指间流淌着，那丝秀发，就留在手中。

丫子笑着，她摆了一下头，那头发就从豪三的手中滑去了。

豪散手里，有种非常奇妙的感觉。他终于大着胆子说：“丫子，我爱你！”

他在她的脸上吻了一下，她没有防备，娇羞地低下了头。豪散，他在幸福中晕眩着。

但丫子最终却成了别人的新娘，原因只是他们的贫穷。丫子拗不过她的父亲，她终究是要出嫁的。在她结婚的那天，豪散还是来送她了。他看到她的那头很好看的秀发，盘成一个很别致的抓髻。她看不出有什么高兴，也看不出有什么悲哀。豪散两腿有些酸软，他挤出人群，一溜小跑，来到他们曾约会的小河边。他掬起双手来，捧起一捧水。他的手里，还存留着被丫子的头发撩拨的那种痒酥酥的感觉，可是，丫子已经走了，豪散听到来接丫子的那辆轿车驶出村外的声音。

“丫——子——”豪散扯着嗓子吼了一声，眼泪早噗簌簌落下来。

而丫子走后，就在那个冬天，豪散匆匆地和麦丽燕结婚了。生活就是这么荒诞，两个根本不相识的人，在彼此亲戚的撮合下，就成了一家人。结婚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，而其后的生活，却平淡的像一碗水，波澜不兴。再后来，他们就有了孩子。总的来说，麦丽燕是一个能体贴人、会操持家务的、温厚的女人，从贤妻良母这个角度看，豪散应该是很幸福的。

但是生活……怎么说呐，总是要发生一些变化啊。豪散后来回想，这种变化，就是从那一次，他发现了祖布黛竟有那样一头秀发开始。这